

##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1313号

投稿邮箱:xinfukan2@126.com

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 聚散如云

那一年相聚,小伙伴们都已年过半百了,物换星移三十多载,初见时不免唏嘘,当年的朱颜青鬓,如今都换了模样,言语间更是多了温厚从容,似湍急的小溪进入宽阔的河流,丰盈而深沉。生活之中,有开心,肯定也有不易,但大家很快就找回了“恰同学少年”的感觉。有人提议,咱们出去玩一趟,像小时候那样!去哪里呢?哪里能唤醒咱们的少年恣意、能容纳咱们的欢声喧闹?去草原吧!

于是两车八人果断集结,从辽宁向内蒙古进发。地广车稀,一路奔驰。“呼伦贝尔大草原,白云朵朵飘在我心间……”车内悠扬的旋律,让向往的心更加热切,车外,大片的麦田快速后退,无边的绿色迎面扑来,湛蓝与碧绿一线相切,天空飘着朵朵白云,近得似乎伸手可摘,它们时而簇拥,时而分散,与云朵相映成趣的是地上的白色羊群,它们时而跑到水边,时而走上山坡。蓝色、绿色、白色为主色调的大草原,似色彩浓郁的油画,随意一个角度,都那么唯美,又那么生动,大家一路赞叹,高声跟唱《呼伦贝尔大草原》,继而唱起诸多老歌,激昂的青春、努力的中年,往日时光一一回放,欢笑不断,心情比飞驰的车轮更加惬意酣畅。

当我们站在额尔古纳河岸上,观赏著名的太极八卦湾时,白云翩翩垂于河面,风儿吹动,随着云影的移动,河面忽明忽暗,河水深蓝又浅蓝,如一条蓝色的飘带飘向天际,人们的目光也跟着河水看向远方,花草芬芳扑鼻,目之所及,无限辽阔澄净。有人轻叹,咱们每人也是一朵云啊,大家听了一愣,回味一下,甚有共鸣,年少时都从那棵大槐树出发,去往全国各地,命运如风,聚散有时,

□南京董丹时

此刻,草原且做咱们的校园,大河且做咱们的小溪,咱们且做少年!

车轮滚动,辽阔的草原如画卷徐徐展开。我们在莫日格勒河被九曲回肠震撼,追拍前来饮水的牛羊,在白桦林里听百鸟啾啾,采了像小伞一样的蘑菇,在边境遥望了俄罗斯村庄的袅袅炊烟,在临江屯观赏了临江落日的非凡气势,感受了木刻楞小屋的木香,听了瓦西里的俄式汉语,在陈巴尔虎部落穿了艳丽的蒙古族服装,读了写在牛皮上的成吉思汗生平,坐了大木轮子的勒勒车,体验了马背上的英姿雄风,在海拉尔喝了当地甘醇的啤酒,吃了醇香的炖羊肉,在呼伦湖沐浴了连绵细雨,遥望海天之苍茫,在哈乌尔河见识了奇珍异草,感叹物种之多样,在阿尔山倾听火山岩下的叮咚溪流,追看可爱的灰色岩鼠……

最为畅意的还是草原的辽阔与包容,我们像小时候那样,荡秋千、压跷跷板、老鹰捉小鸡、造型干手观音、奔跑比赛,把野花装满花篮,把儿时游戏通通玩了一遍,所到之处,风也欢笑,云也舞蹈,只觉得时光倒流,岁月的尘垢被涤荡,庸常的烦扰被清除,童年的星星又亮了,大槐树的花儿又开了,我们又可以从大槐树出发了!

七天行程匆匆,告别草原,依依不舍,洁白的云朵也一直伴在车边送别,大家约定,定期再去“少年游”。几年过去了,因各种羁绊,一直未能成行,偶然打开照片和视频,看着一张张充满朝气的笑脸,听着那无拘无束的笑声,感叹“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花甲即将来临,古稀随即就会虎视眈眈啊!秋天又来了,伙伴们,来一把“且就洞庭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好吗?

## 背影深处

前些日子作协组织去扬州采风,一圈走下来,发现扬州的老旧小巷大多是这样:灰砖高墙,青石铺路。七拐八弯,曲径通幽,八卦阵似的。安乐巷也不例外。

安乐巷27号坐西朝东,是极平常、极普通的那种民居,倘若不是门楣上悬挂着“朱自清故居”的匾额,很难看出这种斑驳老墙木门楣的屋子有啥特别之处,我甚至默默地想,倘若我骑车穿巷,脚下稍一用力,便可能倏忽而过。

是的,这房子就和它先前的主人一样,很不引人注目。站在故居门前,我不由得想起早些年曾在一本书上看到这样一个细节:朱自清先生在世时一直喜欢穿平底布鞋,从不张扬自己。当年他在西南联大任中文系主任时,每逢系里开会,从不坐C位,而是拣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坐下,静静地倾听同事们高谈阔论。朱先生在会场上偏于一隅,与他在这巷子里偏于一隅的故居,是多么相似啊。现如今,不少地方在修葺或重建名人故居,画廊漆柱,既气派又热闹;而作为一代文学大师的朱先生,其故居显然没有这份辉煌。听当地朋友说,为了供后学瞻仰,当初,有关部门只是将从前居住在这里的市民迁了出去,腾空房间而已。

故居看上去很小,只有几间木结构的房子,偶或有人站在门庭下轻咳一声,每个角落都能听到。这又与朱先生的为人如出一辙,决不故作高深。于是我这样概括这座小院落:巷子很深,故居很深。

扬州名人多,多得就像天上的星辰。譬如,唐宋时的张若虚、秦观,明清时的史可法。与扬州关系密切的就更多了,杜牧、孟浩然,还有李白、苏东坡、姜白石,等等。走在扬州城中,到处都有他们的遗迹。而这条巷子里的游人并不多。据说最开始时是凭票参观,一整天都卖不出去几张门票。如今敞门入场了,游客还是不多。

扬州有瘦西湖,到过瘦西湖的外地人回去之后几天内都会沉浸在行旅扬州的满足与兴奋之中,甚至有人还会向别人炫耀“我到过瘦西湖”;而没去过瘦西湖的人也会有种期盼——什么时候能去瘦西湖走走看看呢?而朱自清故居不会有这种效应。但我相信,能够在欲望横流的时代记起念起这片陋室的人,大抵是在追求朱自清式的平淡与平和。我站在故居前,反复为故居的清静而庆幸,这或许正是朱先生的本意吧。假如,这里整天车马喧嚣,人来客往,闹哄哄的,朱先生又怎么消受得了。

犹记得我第一次来此,是因为要给文学研修班的学员讲授朱先生的那篇《荷塘月色》。我和学员们在这静静的小院里,不敢发出半点声响。朝南的这间房里悬挂着一幅中国画,正是“荷塘月色”的意境,那份雅洁、那份清远,真正是只可意会而难以言表。我与学员们仰视着这幅画,仿佛沉浸在风雨如晦的1927年7月。一手托着课本,一手抚摸着朱先生用过的老式木床和书桌,我的灵魂又仿佛融入朱先生清灵而又广博的精神世界。朱先生就是这样平易、没有架子,在这里,所有老家的家当都可以零距离接近,可以在朱先生坐过的椅子上小憩,可以在他的木床上静躺。

那天,我对学员们说,朱先生生前就是学生最容易又最乐意接近的导师。说这番话时,我感觉自己的内心是温润的、清雅的。

□南京李泳

我对牵牛花的喜爱始自小时候,山野虽不乏花花草草,但像牵牛花这样集美丽与朴素、温婉与大气于一身的花儿实在不多。尤其是伙伴们玩“过家家”时,常用牵牛花插在女孩头上,把她打扮成“新娘”。

长大后才知道,此花确实与牛郎、织女的爱情有关,引得不少骚客诗人赋诗以颂,例如宋代林逋山专作《牵牛花》一首:“久盼牛郎牵棹来,天孙隔岸望千回;相思泪化花千朵,飘向人间烂漫开。”以花喻泪,以表相思,真乃妙笔。在位列中国近代著名大报之首的《申报》1874年9月2日第2版上,也读到一首同名诗作,语虽浅白,但同样很有意境。其诗曰:“柔条弱蔓袅丝萝,墙角篱根取次多。别院婢留留翠钿,晓天风露隔银河。迢迢未觉三霄迥,脉脉初看七夕过。点染秋光好颜色,有人独处奈君何。”后又在《申报》1887年3月28日第11版读到有人以《天仙子》为牌填词曰:“自是仙根汉碧移,苦煞红尘天茄儿。银河从此隔佳期,蔓绕砌,花穿篱,愁惹年年乞巧时。”此中的“天茄儿”就是牵牛花的别名。这首词同样将“牵牛”的故事附于花上,读罢令人遐思。进入民国,吟诵牵牛花的诗词仍有许多,例如有一首七绝《咏牵牛花》是这样的:“堪笑牵牛情太痴,又从花草弄丰姿。一庭秋区凉如许,惹得人间话别离。”同样别有意味。

民国时期,园艺种植规模进一步扩大,花卉研究与种植的专业机构与人员不断增加,牵牛花品种多有改良,报纸上出现专门销售牵牛花种子的广告,而且品种繁多。

还有植物园免费向社会赠送牵牛花种,例如浙江仙乐种植园1921年的一则《奉送牵牛花种子》广告是这样的:“牵牛,花中之美少年也,攀缘篱屋间,夏秋盛放,朝起观赏,则万紫千红,令人心旷神怡。本园所储甚多,愿分赠同好,俾资广植。请惠邮票三分,函向本园赠品处索取。”

除了观赏之外,牵牛花还有别的用途,据说可消灭臭虫,其法乃用牵牛花之叶与枯槁之蔓草研成细末,分撒各处,过不了多长时间,臭虫就不见了。还有一种说法,被蚊虫叮咬之后,可取牵牛花叶片数枚,揉搓变软之后,用来擦拭患处,皮肤痒痒就会大为减轻。这些功效,让人对牵牛花更加喜爱了。

□南京蒋长平

## 牵牛花杂谈

牵牛花,又称为“喇叭花”,因其形似故也。此花生长不择环境,即使在穷乡僻壤,照样开得灿烂,生机勃勃。由四五片花瓣叠成的喇叭多半朝天,极少低垂,好像从来没有受过委屈。其色粉嫩,很像婴孩红扑扑的小脸,在一片夏绿之中格外引人注目。牵牛藤蔓极长,隔两节就开一朵,前花谢后花开,只要藤蔓在长,就有新花不断绽放。拔一根藤,便可扯出一串花。正因为前仆后继,牵牛花开的时间才较他花为长。牵牛花花粉很少,不易招蜂引蝶。

著名戏剧大师梅兰芳甚爱牵牛花,在其所住庭院大量种植,均为亲手所栽,且多为珍异品种。据《申报》报道,梅兰芳“在京城植牵牛花数百种,爱护之殷、媿媿之美,足为王城如海中一特色”。每逢到外地演出,梅兰芳总是对家中的牵牛花“惦念不已”。

与梅兰芳相交甚殷的国画大师齐白石深受感染,创作了大量以牵牛花为题材的画作,展现了独特的创作风格与艺术特质。可见,牵牛花无疑进一步增进了两位艺术大师的友谊,也算“花为媒”的又一佳话了。

除了梅兰芳、齐白石等名人,喜爱牵牛花的文人雅士不在少数,例如《申报》文艺专栏曾发表一篇《阶前秋色》的散文,其中写到此花:“牵牛花,系寻常一种蔓草而已,非由培植,而能自生。然在秋中,墙隅檐角,环绕一竿,亦觉别饶丰致。盖其色与他花绝异,作茄花色,花朵极少之色也……余每晨起,喜观此花,故当初生时,恒不许童仆辈芟薙,而日以盆水浇灌之,今乃缘墙而上,直达屋极也。”

1934年6月出版的《新无锡》“升华文艺”专栏刊登了一篇散文,主标题为“牵牛花”,开篇即点明:“我最爱牵牛花”。作者对于此花之美这样描述:“碧绿的、窈窕的叶片很有次序地缀在藤子上,要是能种在墙边,用几条芦葦搭个高高的格子,让这些嫩嫩的青丝迤迤地爬上去,不到四十天,一幅天然屏风告成了。在太阳才升起的时候,娇脆的花朵,慢慢地张伸开来,很风致地站在你面前,微风吹过,花瓣轻轻地波动着。这种难以描写的风情,古今中外没有一位艺术家能传神地写出来,不论是画家、诗人、摄影者,以及刺绣家。”作者还在文中介绍,为了欣赏牵牛花开,自己养成了早起的习惯,因为此花每天“同太阳同时开放”。

□南京李玉